

## 罍粟之家

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就像一排人的形状。那股铁锈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这是我家的仓房，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老奶奶的纺车依旧吊在半空中，轱辘与叶片四周结起了细细的蛛网。演义把那架纺车看成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永恒地俯瞰着人的头顶。随着窗户纸上的阳光渐渐淡薄，一切杂物农具都黯淡下去，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你看上去就像一排人的形状。天快黑了。演义的饥饿感再次袭来，他朝门边跑去，拚命把木扉门推屯屯，他听见两把大锁撞击了一下，门被爹锁得死死的，推不开。“放我出去。我不偷馍馍吃了！”

演义尖声大叫。演义蹲下去凑着门缝朝外望。大宅里站着一群长工和女佣。他们似乎有一件好事高兴得跟狗一样东嗅西窜的。演义想他们高兴什么呢，演义用拳头砸着门，门疯狂地响着。他看见天空里暮色像铁块一样落下来，落下来。演义害怕天黑，天一黑他就饥肠辘辘，那种饥饿感使演义变成暴躁的野兽，你听见他的喊声震撼着1930年的刘家大宅。演义摇撼着门喊：“放我出去。我要吃馍。”

有人朝仓房这边看。演义想他们听见了为什么不来开锁？演义从他们的嘴形上判断他们在骂饿鬼。饿鬼饿鬼早晚要把你们杀了。演义用脑袋撞着门。有个女佣腰上挂了一串钥匙走过来了。两把铁锁落下来了，绛紫色的晚光迎面扑来，演义捂着眼睛摇晃了一下，那是因为光的逆差，你看见演义抓起一根杂木树棍顶在女佣的肚子上。这是他对付他们的习惯（这个动作以后将重复出现）。

“我杀了你。”演义说。

“别闹，大少爷。”女佣边退边说，“快去看你娘生孩子。”“什么？”“生孩子。往后你更没用了。”女佣摇着钥匙丁丁当当地逃去，回头对演义笑，“那是陈茂的种呀！”

这一年演义八岁。演义把杂木树棍插在泥地上，然后站在上面，他的核桃般的身体随着树棍摇晃。暮色沉沉压在一顶小葫芦帽上。头顶很疼，饥饿从头顶上缠下来缠满他的身体。演义的耳朵突然颤了一下，他听见娘的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演义以为是一只猫在娘的屋里叫。坐在红木方桌前喝酒的两个男人，一个已经老了，一个还很年轻。老的穿白绸子衣裤，脸越喝越红，嘴角挂满腌毛豆的青汁。年轻的坐立不安，腰间挂着的铜喷呐不时撞到桌上。那是长工陈茂，你可以从那把铜喷呐上把他从长工堆里分辨出来。他的一只手抓着酒盅，另一只手始终抚摸在裆部，那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动作，内涵丰富却常被人忽略。“是个男孩，叫沉草。”刘老侠说。

“男孩。恭喜老爷了。”

“你想去看看吗？”“不知道。”长工陈茂站起身，他朝前走了两步又往后退一步，他突然意识到问题：老地主是笑着的。老地主的笑对他来说吉凶难卜。陈茂转过脸探询地望着刘老侠。他说，“去不去？”你听不出来他是问刘老侠还是问自己。“狗！”刘老侠果然大喝一声。他手里的酒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陈茂。陈茂看见自己的胸口爬上一块圆形酒渍，仿佛一只油虫在爬。他觉得胸口又热又疼。

“滚回来！”刘老侠说。

陈茂回到桌前时被刘老侠了一巴掌。陈茂没躲，只是感觉到那只油虫爬到他脸上来了。陈茂站着浑身发粘。他看见刘老侠踢翻了桌子椅子，咣唧唧一阵响。刘老侠扼住了陈茂的喉咙，他说，“陈茂，一条狗。你说你是我的一条狗。”陈茂的光脚踩在一碗毛豆上，喉咙被卡

住含糊地重复，“我说你是我的一条狗。”“笨蛋，重说。”喉咙被扼得更紧了。陈茂英俊的脸憋得红里发紫。他拚命挣脱开那双虬枝般苍劲的手，他喘着粗气说，“我说，陈茂是你的一条狗。”

长工陈茂穿过堂屋往外走，经过翠花花的屋子，他闻见翠花花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血的腥香混杂女人下体的气味。那些气味使他头晕。陈茂站在大宅的门槛上朝外面的长工女佣们做了个鬼脸。他用三根手指配合做了一个猥亵动作。那些人在墙角边嘻嘻地笑。陈茂自己也笑，他脱下酒渍斑斑的布衫，放到鼻子下嗅。酒气消失了。他看见自己的铜唢呐在腰上熠熠闪光。他抓起来猛地一吹，他听见自己的铜唢呐发出一种茫然的聲音，呜挝挝地响。

陈茂吹着唢呐去下地。那天跟平日一样，陈茂在刘家的罍粟地里锄草，锄完草又睡了一觉。在熹微的晨光中他梦见一个男婴压在头顶上，石头似地撞碎了他的天灵盖。枫杨树乡村绵延50里，50里黑土路上遍布你祖先的足迹。几千年了，土地被人一遍遍垦植着从贫瘠走向丰厚。你祖先饿殍仙游的景象到30年代不再出现，30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罍粟，于是水稻与罍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为乡村的标志。外乡人从各方迁徙而来，枫杨树成了你的乡土。你总会看见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你总会听说黑色大宅里的衰荣历史，那是乡村的灵魂使你无法回避，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一遍遍地诉说那段历史。

祖父把农舍盖在河左岸的岸坡上，窗户朝向河水，烟囱耸出屋顶，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组合的家庭，父亲晨出晚归在水稻与罍粟地里劳作，母亲把鸡鸭猪羊养在屋后的栏厩里，而儿子们吃着稀粥和咸菜，站在河边凝望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枫杨树人体格瘦小而灵巧，晚上有一种相似的满足慵懒的神情。1949年前大约有10##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罍粟，佃农租地缴粮，刘老侠赁地而沽，成为一种生活定式，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祖父告诉孙子，枫杨树富庶是因为那里的人有勤俭持家节衣缩食的乡风。你看见米囤在屋里堆得满满的，米就是发霉长蛆了也是粮食，不要随便吃掉它。我们都就着咸菜喝稀粥，每个枫杨树人都这样。地主刘老侠家也这样。祖父强调说，刘老侠家也天天喝稀粥，你看见他的崽子演义了吗？他饿得面黄肌瘦，整天哇哇乱叫，跟你一样。

家谱上记载着演义是刘老侠第五个孩子了。前面四个弃于河中顺水漂去了，他们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却有剑形摆尾，他们只能从水上顺流漂去了。演义是荒乱年月里唯一生存下来的孩子。乡间对刘老侠的生殖能力有一种说法，说血气旺极而乱，血乱没有好子孙。这里还含有另一层隐秘的意义。演义是他爹他娘野地媾合的收获，那时候刘家老太爷尚未暴毙，翠花花是他的姨太太，那时候刘老侠的前妻猫眼女人还没有溺死在洗澡的大铁锅里，演义却出世了。家谱记载演义是个白痴。你看见他像一只刺猬滚来滚去，他用杂木树棍攻击对他永远陌生的人群。他习惯于一边吞食一边说：我饿我杀了你。你可以发现演义身上因袭着刘家三代前的血液因子。历史上的刘家祖父因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练就一副惊人的胃口，一人能吃一头猪。演义的返祖现象让刘家人警醒，他们几乎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夺下演义手里的馍。很长一段时间里演义迷恋着一只黑陶瓮，陶瓮有半人高，放在他娘翠花花的床后，床后还有一只红漆便桶，那两种容器放在一起，强烈地刺激他的食欲，演义看见瓮盖上洒着一层细细的炉灶灰，他揭开瓮盖把里面的馍藏在胸口跑出去，一直跑到仓房外的木棚子山上。有人站在那里劈棚子。劈棚子的人是演义的叔叔刘老信。你看见刘家叔侄俩坐在木棚子山上狼吞虎咽的模样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演义总是把指印留在瓮盖上。演义看见爹拎着鞋追过来，爹抓住他的头发问，“今天偷了几块？”演义使劲咽着馍说，“没偷，我饿。”演义听见爹的鞋掌响亮地敲击他的头顶。头顶很疼。“今天偷了几块？”“不知道。我饿。”“你还给谁吃了？”“给叔，他也饿。”演义抱住他的头顶，他看见爹从木棚子山上走下去，木棚子散了倒下去一地。爹拎着鞋说，“饿鬼，全是饿鬼。刘家迟早败在你们的嘴上。”

坐在木棚子山上的两个人，一个是白痴演义，另一个是他叔叔刘老信。在刘家大宅中叔侄俩的亲密关系显得奇特而孤独。人们记得刘老信从不与人说话，他只跟木棚子和白痴演义说话，而演义惟有坐在他叔身旁，才表现出正常的智力和语言习惯，那是一种异秉诱发的结

果。那时候刘老信已不年轻，脸上长满紫色癍疤，他坐在木棚子山上显得悲凉而宁静，他对白痴演义叙说着，许多叔侄对话有助你进入刘家历史的多层空间。“你爹是个强盗。他从小就抢别人的东西。”“强盗抢人的东西。爹也抢我的馍。”

“你爹害死了我爹，抢了翠花花做你娘。”“我从娘的胳肢窝里掉下来的。”

“你们一家没个好东西，迟早我要放火，大家都别过。”“放火能把家烧光吗？”

“能。只要狠，一把火把你们都烧光。”“把我也烧光吗？”“对，杂种。我不烧死你 他们也迟早会杀了你。”“杀了我我就不饿了。”

在这段历史中刘老信不是主要人物。我只知道他是早年间闻名枫杨树乡村的浪荡子，他到陌生的都市，妄想踩出土地以外的发财之路，结果一事无成只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归乡时刘老信一贫如洗，搭乘的是一只贩盐船。据说左岸的所有土地在十年内像鸽子回窠般地汇入刘老侠的手心，最后刘老侠花十块大洋买下了他弟档的坟地，那是一块向阳的坡地，刘老侠手持单锄将它夷平，于是所有的地都在河两岸连成一片了。刘家弟兄间的土地买卖让后人瞠目结舌，后人无法判断功过是非，你要注意的是人间沧桑的歧异之处。刘家兄弟最后一笔买卖是在城里妓院办完的。贩盐船路过枫杨树给刘老侠捎话，“刘老信快烂光了，刘老信还有一亩坟地可以典卖。”刘老侠赶到城里妓院的时候他弟档浑身腐烂，躺在一堆垃圾旁。弟档说，“把我的坟地给你，送我回家吧。”哥哥接过地契说，“画个押我们就走。”刘老 侠把弟档溃烂的手指抓过来摁到地契上，没用红泥用的是脓血。刘老侠背着他弟档找到那只 贩盐船后把他扔上船，一切就结束了，刘家的血系脉络由两支并拢成一支，枫杨树人这样说。他们还说刘老信其实是毁在自己的鸡巴上了，那是刘家人的通病，但是什么东西也毁不了刘老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檐上的一片瓦、地里的一棵草都卖给刘老侠。

白痴演义记得木棚子山上的叔叔很快就消失了。

第二年刘老信死于火堆中，上下竟无人知晓。火在木棚子山上燃烧的时候只有演义是目击者。演义满脸黑烟拖着一个麻袋从仓房那里出来，演义把麻袋放在台阶上对着麻袋呜呜大哭。佃户和女佣们头一次听见演义哭。他们把麻袋上的绳结打开，看见刘老信已经被火烧得焦糊了，僵硬的身体发出木材的清香。他的嘴被半只馍塞住，面目很古怪。演义一边哭一边说，“他饿，我给他吃半只馍，他怎么不咽进去呢？”他们跑到后院看见木棚子山已经燃烧掉了一半，谁也不知道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没有人看见火就烧起来了。家谱记载，刘老信死于1933年十月初五。木匠们钉好了一口薄皮棺材，四个长工把刘老信抬到右岸大坟场埋葬。听见风吹动白幡，听见丧号戛然而止，死者入土了。那是一种简陋的丧葬，也是发生在刘家大宅的旷世奇事。所有枫杨树人都知道刘老信纵火未成反被烧死的故事。祖父对孙子说起刘老信的奇死时最后总是说：“别去惹刘老侠。你要放火自己先把自己烧了。”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许多年以后沉草身穿黑呢制服手提一口鹿皮箱子从县立中学的台阶上向我们走来。阳光呈丝网状在他英俊白皙的脸上跳跃，那是40年前的春天，刘沉草风华正茂告别他的学生生涯，心中却忧郁如铁。他走过一片绿草坪，穿过两个打网球的女学生中间，看见一辆旧式马车停在草坪尽头。家里来人了。沉草的脚步滞重起来，他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掏着，掏出一只网球。网球是灰色的，它在草地上滚动着，很快在草丛中消失不见了。有一种挥手自兹去的苍茫感情压在沉草瘦削的双肩上，他缩起肩膀朝那辆马车走。他觉得什么东西在这个下午遁走了，就像那只灰色的网球。沉草一步三回头。他听见爹在喊，“沉草你看什么？回家啦。”沉草说，“那只球不见了。”爹来接他回家。赶车人是长工陈茂。沉草看见马车上残存着许多干草条子，他知道爹进城时一定捎卖了一车干草。沉草坐在干草上抱住膝盖，他听见爹喊，“陈茂，上路了。”县中的红房子咯咚咯咚地往后退。后来沉草回忆起那天的归途充满了命运的暗示。马车赶上了一条岔路，归家的路途变得多么漫长，爹让他饱览了500亩田地繁忙的春耕景色。一路上猩红的罂粟花盛开着，黑衣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朝马车呆望。沉草心烦意乱，听

见胶木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长工陈茂的大草帽把椭圆形阴影投射在车板上。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木轮子发出神秘的回声。

马车赶上岔路必须经过火牛岭。沉草记得他就是这样头一次见到了姜龙的土匪。在火牛岭半山腰的桦树林子里，有一队骑马的人从树影中驰过。沉草听见那些人粗哑的嗓音像父亲一样呼唤他的名字：“刘沉草，上山来吧。”

第二天起了雾，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50里乡土美丽而悲伤。沿河居住的祖孙三代在鸡啼声中同时醒来，他们从村庄出来朝河两岸的罍粟地里走。雾气久久不散，他们凭借耳朵听见地主刘老侠的白绸衣衫在风中飒飒地响，刘老侠和他儿子沉草站在蓑草亭子里。佃户们说，“老爷老了，二少爷回来了。”沉草面对红色罍粟地和佃户时的表情是迷惘的。沉草缩着肩膀，一只手插在学生装口袋里。那就是我家的罍粟，那就是游离于植物课教程之外的罍粟，它来自父亲的土地却使你脸色苍白就仿佛在恶梦中浮游。田野四处翻腾着罍粟强烈的熏香，沉草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他觉得头晕，罍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你推到一块孤岛上，一切都远离你了，惟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就这样沉草看见自己瘦弱的身体从孤岛上浮起来了。沉草脸色苍白，抓住他爹的手。沉草说，爹，我浮起来了。

罍粟地里的佃户们亲眼目睹了沉草第一次晕厥的场面。后来他们对我描述二少爷的身体是多么单薄，二少爷的行为是多么古怪，而我知道那次晕厥是一个悲剧萌芽，它奠定刘家历史的走向。他们告诉我刘老侠把儿子驮在背上，经过河边的罍粟地。他的口袋里响着一种仙乐般琅琅动听的声音，传说那是一串白金钥匙，只要有了其中任何一把白金钥匙，你就可以打开一座米仓的门，你一辈子都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你没有见过枫杨树的蓑草亭子。

蓑草亭子在白雾中显出它的特殊的造形轮廓。男人们把蓑草亭子看成一种男性象征。祖父对孙子说，那是刘老侠年轻时搭建的，风吹不倒雨淋不倒，看见它就想起世间沧桑事。祖父回忆起刘老侠年轻时的多少次风流，地点几乎都在蓑草亭子里。刘老侠狗日的干坏了多少枫杨树女人！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交媾，从不忌讳你的目光。有人在罍粟地埋伏着谛听声音，事后说，你知道刘老侠为什么留不下一颗好种吗？都是那个蓑草亭子。蓑草亭子是自然的虎口，它把什么都吞噬掉了，你走进去走出来浑身就空空荡荡了。好多年以后枫杨树的老人仍然对蓑草亭子念念不忘，他们告诉我刘家祖祖辈辈的男人都长了一条骚鸡巴。“那么沉草呢？”我说。

“沉草不。”他们想了想说。

沉草在刘氏家族中确实与众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沉草归家后的头几天在昏睡中度过，当风偶尔停息的时候罍粟的气味突然消失了，沉草觉得清醒了许多。他从前院走到后院，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人坐在仓房门口，啃咬一块发黑的硬馍。沉草站住看着演义啃馍。沉草从来不相信演义是他的哥哥，但他知道演义是家中另一个孤独的人。沉草害怕看见他，他从那张粗蛮贪婪的脸上发现某种低贱的痛苦，它为整整一代枫杨树人所共有，包括他的祖先亲人。但沉草知道那种痛苦与他格格不入，一脉相承的血气到我们这一代就迸裂了。沉草想，他是哥哥，这太奇怪了。

罍粟花的气味突然消失了，阳光就强烈起来，沉草看见演义从台阶上蹦起来，像一个肮脏的球体。沉草看见演义手持杂木树棍朝他扑过来，他想躲闪却力不从心，那根树棍顶在他的小腹上。“演义你干什么？”“你在笑话我。”“没有。我根本不想惹你。”

“你有馍吗？”“我没有馍。馍在爹那儿你问他要。”

“我饿。给我馍。”“你不是饿，你是贱。”

“你骂我我就杀了你。”

沉草看见演义扔掉了杂木树棍，又从腰间掏出一把柴刀。演义挥舞着柴刀。你从他的怒狮般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沉草一边后退一边凝视着那把柴刀。他不知道演义怎么找到的柴刀。刘家人都知道演义从小就想杀人，爹吩咐大家把刀和利器放在保险的地方，但是你不明白演义手里为什么总有刀或者斧子。刀在演义的手里使你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沉草一边后退一边猛喝一声：“谁给你的柴刀？”他看见演义愣了愣，演义回头朝仓房那里指，“他们！”仓房那里有一群长工在舂米。沉草朝那边望，但阳光刺花了眼睛。沉草不想看清他们的脸，一切都使我厌恶。木杵捣米的声音在大宅里响着，你只要细心倾听就可以分辨出那种仇恨的音色。沉草把手插在衣服口袋里离开后院，他相信种种阴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他们恨这个家里的人，因为你统治了他们。你统治了别人忿忿就恨你，要消除这种仇恨就要把你的给他，每个人都一样了恨才可能消除。沉草从前在县中的朋友庐方就是这样说的。庐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基于这个观点产生的。沉草想那不可能你到枫杨树去看看就知道了。沉草缩着肩膀往前院走，他听见长工在无始无终地舂米，听见演义在后院喊“娘，给我吃馍”。所有的思想和主义离枫杨树都很遥远，沉草迷惘的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是怎么回事？沉草走过爹的堂屋，隔着门帘，看见爹正站在凳子上打开一叠红木箱子，白金钥匙的碰撞声在沉草的耳膜上摩擦。沉草的手指伸进耳孔掏着，他记起来那天是月末了，爹照常在堂屋独自清理钱财。沉草想起日后他也会扮演爹的角色，爹将庄严地把那串白金钥匙交给他，那会怎样？他也会像爹一样统治这个家统治所有的枫杨树人吗？他能把爹肩上那座山搬起来吗？沉草归家后被一种虚弱的感觉攫住，他忘了那是第几天，他开始用麻线和竹片编网球拍子，拍子做好以后又开始做球，他在女佣的布筐里抓了一把布条，让她们缝成球形。女佣问二少爷你玩布娃娃？他说别多嘴我让你们缝一个网球。球缝好了，像梨子一样大。沉草苦笑着接过那只布球，心里宽慰自己只要能弹起来就行。沉草带着自制的球拍和球走到后院。那里有一块谷场，他看见四月的阳光投射在泥地上，他的影子像一只迷途之鸟。后院无人，只有白痴演义坐在仓房门口的台阶上。沉草朝演义走过去，他把一只拍子伸到演义面前。他想他只能把拍子伸到演义面前，“演义，我们打球。”他看见演义扔掉手里的馍，一把抓住了那只拍子，他高兴的是演义对网球感兴趣。演义专注地看着他手中的布球。沉草往后跑了几步，摇动手臂在空中抡了几个圆，他听见布球打在麻线上咚地一声飞出去了。

“演义，看那球。”

演义双目圆睁盯着那只布球。演义扔下拍子，矮胖的身子凌空跳起来去抓那只布球。球弹在仓房的墙上又弹到地上，演义嗷嗷叫着去扑球。沉草不明白他想干什么。“演义，用拍子打别用手抓。”

“馍，给我馍。”“那不是馍，不能吃。”

沉草喊着看见演义已经把布球塞到嘴里，演义把他的网球当成馍了。他想演义怎么把网球当成馍了？演义嚼不动布球，又把它从嘴里掏出来端详着。演义愤怒地骂了一声，一扬手把布球扔出了院墙。沉草看见那只球在半空中划出一条炽热的白弧，倏地消失不见了。

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永远打不成。沉草蒙住自己的脸蹲下去，他看见谷场被阳光照成了一块白布，白布上沾着一些干草和罍粟叶子。没有风吹，但他又闻见了田野里铺天盖地的罍粟奇香。沉草的拍子几下就折断了，另一只拍子在演义脚下，他走过去抓那只拍子，看见演义穿胶鞋的脚踩在上面，他拍拍演义的脚说，“挪一挪，让我折了它。”演义不动。沉草听见他叽咕了一声，“我杀了你。”他觉得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朝他头顶上落，他看见演义手中的柴刀在朝他头顶上落。“白痴！”沉草第一次这样对演义叫，他拚命抓住演义的手腕，但他觉得自己虚弱无力，他抬起腿朝演义的裆下踹了一脚，他觉得那一脚也虚弱无

力，但演义却怪叫一声倒下了。柴刀哐啷落地，演义在地上滚着口齿不清地叫着，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沉草记得那是漫长的一瞬间，他站在白花花的柴刀前发呆，后来他抓起那把柴刀朝演义脸上连砍五刀。他听见自己数数了，连砍五刀。演义的黑血在阳光下喷溅出来时他砍完了五刀。时隔好久沉草还在想那是归家第几天发生的事，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一群长工和女佣先拥进后院，随后爹娘和姐姐也赶来了。他们看见仓房前躺着演义的尸体。不是演义杀我，是我杀了演义。沉草紧握另一只球拍一动不动。他茫然地瞪着演义开花的头颅干呕着。他呕不出来。脚下流满一汪黑红的血。后来沉草呜咽起来，“我想跟他打球我怎么把他杀了？”沉草记得爹把他抱住了，爹对他说沉草别怕演义要杀你你才把他杀了，这是命。沉草说不是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把他杀了？沉草记得他被爹紧紧抱着透不过气来，大宅内外一片混乱，他闻见田野里罍粟的熏香无风而来，他看见那种气味集结着穿透他虚弱的身体。

给演义出殡那天沉草躺在屋里，一直躺到天黑。爹把门反锁上了。月亮渐渐升高，他听见窗外起风了。风拍打枫杨树乡村的声音充满忧郁和恐惧。沉草把头蒙在被子里仍然隔不断那夜的风声。他在等待着什么在风声中出现，他真的看见演义血肉模糊站在仓房台阶上，演义一边啃着馍一边对他喊，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演义睡了棺材。枫杨树老人告诉我，演义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馍，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殉葬，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瞑目了，他的馍再也吃不光了。

猫眼女人已经不复存在，有一天她在大铁锅中洗澡的时候溺水而死，怀里抱着女婴刘素子，刘素子不怕水，她从水上复活了——那个猫眼女人的后代，她有着春雪般洁白冰冷的皮肤，惊世骇俗，被乡间广为称颂。

人们记得刘素子18岁被一顶红轿抬出枫杨树，三天后回门，没有再去她的夫家。我们看见她终年蜗居在二院的厢房里，怀抱一只黄猫在打盹，她是个嗜睡的女人，她是爱猫如命的女人。许多个早晨和傍晚，窥视者可以看见刘素子睡在一张陈年竹榻上，而黄猫伏在她髀部的峰线上守卫。窥视者还会发现刘素子奇异的秉性，她一年四季不睡床铺，只睡竹榻。刘素子每年只回夫家三天，除夕红轿去，初三红轿回。年复一年刘素子的年龄成为一个谜，她的眼睛渐渐地像猫一样发蓝，而皮肤上的雪光越来越寒冷，一颦一笑都是她故世的母亲的翻版。有一个传闻无法证实，说刘素子婚后这么多年还恪守贞洁，依然黄花，说县城布店的驼背老板是个假男人。到底怎么样？要去问刘老侠，但刘老侠不会告诉你。刘素子一直不剪那条棕黑色长辫，刘素子坐在竹榻上，一旦她爹走进来， she就把黄猫在手里挟着，说：“别管我，300亩地。”只有父女俩互相知道300亩地的含义。刘老侠把女儿嫁给驼背老板得了300亩地。刘老侠说闺女你要是不愿出门就住家里，可300亩地不是耻辱是咱们的光荣，爹没白养你一场。刘素子就笑起来把长辫一圈一圈盘到脖子上，她说，爹，那300亩地会让水淹没让雷打散300亩地会在你手上沉下去的，你等着吧那也是命。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枫杨树乡间看到刘素子的一帧照片。照片的边角是被烧焦的。我看见旧日的枫杨树美人身着黑白格子旗袍怀抱黄猫坐在一张竹榻上，她的眉宇间有一种洞穿人世的散淡之情，其眼神和微笑略含死亡气息。那是一位不知名的乡间摄影师的遗作，朴拙而智慧，它使你直接感受了刘素子的真实形象。刘素子的黄猫有一天死在竹榻上。刘素子熟睡中听见猫叫得很急，她以为压着它了，她把猫推到一边，猫就安静了。刘素子醒来发现猫死了，猫是被毒死的。

刘素子悲极而泣，她披头散发把死猫抱到她爹屋里，刘素子边哭边在屋里环视着，“翠花花呢？”

“你找她干嘛？你们又吵架了？”

“她毒死了我的猫。”“你怎么知道她毒死了你的猫？”

“我知道。我就是睡死了也知道。”

“别闹，爹再给你抱一只回来。”

“不要你发慈悲，你让她再来吧，别毒猫，毒死我，我知道你们还想毒死我。”刘素子把死猫抱着坐在院子里等翠花花。翠花花却躲着不敢出来。翠花花坐在床后的便桶上，她也在哭。长工们后来透露翠花花把罍粟芯子拌在鱼汤里喂猫，他们亲眼看见的。长工们说刘老侠镇翻了多少枫杨树人，就是管不了家里的两个女人。刘素子和翠花花。

那天夜里刘素子把死猫葬在翠花花的房前。第二天死猫却被从土中掘起来重归刘素子的竹榻。

你一眼能识破两个女人间的仇恨。那种仇恨浅陋单薄但又无法泯灭。大宅上下的人知道她们一见面就互相吐唾沫。刘老侠用皮带抽打翠花花裸背时跺着脚说，“让你再吐唾沫让你再吐！”翠花花尖声大喊，“你让我怎么办，她一见我就骂骚货！”在刘氏家族中女人就是女人，女人不是揣在男人口袋里就是挂到男人脖子上。枫杨树人对我说，翠花花是个骚货，又说翠花花实际上更可怜，她像皮球一样被刘家的男人传来递去拍来打去。翠花花的女性形象使我疑惑。她几乎是这段历史的经脉，而所有的男人像拴蚂蚱一样串联起来在翠花花的经脉上搭起一座座桥，桥总有一侧落在翠花花那头。

我曾经依据这段历史画了一张人物图表，我惊异于图表与女性生殖器的神似之处。

图示：

刘老信刘老太爷翠花花陈茂刘沉草刘老侠

枫杨树人告诉我翠花花早先是城里的小妓女，那一年刘老信牵着她的手从枫杨树村子经过时翠花花还是个浓妆粉黛蹦蹦跳跳的女孩儿。那一年刘老太爷在大宅里大庆六十诞辰，刘老信掏遍口袋凑不够一份礼钱，就把翠花花送给老子做了份厚礼。他们说翠花花其实是在枫杨树成人的，她一成人刘家的猫眼女人就溺死在洗澡锅里了。

院子里有人拉着驴子转磨。天没亮的时候转磨声就吱嘎嘎响起来了。拉驴子的人突然吼一声，“走，操你个懒驴！”沉草已经熟悉了宅院里杂乱的声音，但拉驴子的人非同寻常，他又浑身发痒了。这是一个奇怪的毛病。他听见那人的声音就浑身发痒。沉草起床拉开窗子，看见一个打赤膊的汉子在晨霭里冒热气。那是陈茂，那是我们家地位特殊的长工，爹说陈茂是坏种，可爹总是留他在家里惹是生非，沉草想那是爹的奇怪的毛病。“陈茂，把驴牵走。”“不行，这是条懒驴，赶不动它。”

“天天拉磨你在磨什么？”

“粉啊。少爷你不懂。吃你家饭就得给你家干活。”“别磨粉留着吃米吧。”

“米太多了，你家米仓堆不下了。”

沉草拉下窗子。隔着窗纸他感觉到他还在看自己。有一首民谣唱道：陈二毛，翻窗王，昨夜会了三姑娘，今儿又跳大嫂墙。沉草知道他是个乡间采花盗。他不厌恶翻窗跳墙的勾当，他厌恶陈茂注视自己的浑浊痴迷的目光。沉草想起陈茂的目光已经追逐了他多年。他想起小时候走向后院的时候总是看见陈茂坐在梨树下。小时候后院长着五棵梨树。爹对儿女们



说嘴别馋梨子不是我们吃的，秋后让长工挑到集市上能换五包谷米。沉草记得看守梨树的就是陈茂。陈茂和一条狗一起躺在梨树下，他喜欢用双掌托着我的脸上下摩擦，像铁一样摩擦，“狼崽子，小杂种。”他的嘴里喷出一股粪臭味。沉草奇痒难忍。陈茂说你想吃梨子吗？想，你喊我一声我就上树摘给你吃。喊什么？爹。不，你不是爹你是我家的长工。沉草看见陈茂的眼睛迸发出褐色的光芒。他的有粪臭味的双手差点把我的脸夹碎了。你不懂什么是爹，我就是爹。陈茂轻捷如猿爬上梨树，朝他头顶上扔下七只梨子。沉草记得他先啃了一口梨子，梨子是生涩的，他把七只梨子抱在胸前朝爹屋里跑。他其实是想吃梨子的可不知怎么就跑到了爹屋里，他把梨子全部交给了爹就跑了，一边跑步一边说：“爹，陈茂给我七只梨。”

沉草记得那天夜里的小小风波。到夜里陈茂跪在爹的腿下。七只梨子已经发黑了像七个小骷髅横陈在地上。陈茂石板般锋利的脊背在闪闪发亮。那么多汗珠，那是长工们特有的硕大晶莹的汗珠。爹说沉草你过来骑到狗的背上。沉草说狗呢狗在哪里？爹指着陈茂那就是狗你骑到他背上去。沉草看着地上的梨子发呆。爹说骑呀儿子！沉草骑到陈茂背上他胯下的肉体颤动了一下。他喊起来，爹，我浑身发痒。爹说沉草你让他叫让他爬。沉草拍拍陈茂说你叫呀你爬呀。陈茂驮着我往门边爬但是他没有叫。爹大吼陈二毛你这狗你怎么不叫？陈茂跪在门边不动了，他背上的汗珠烫得沉草浑身发痒。沉草喊，爹啊我浑身发痒。爹喊陈二毛你不叫不准吃饭，陈茂的光头垂下去重重地磕在地上。我听见他叫了。“汪屯屯。”真的像狗叫。紧接着沉草被掀到地上。陈茂直起腰站在门槛上，他用双掌遮着眼睛。陈茂的嗓子被什么割破了发出碎裂声。他说，“去你娘的，我不干了，不再当你家的狗了。”陈茂仰起脸，沉草看见那张脸在愤怒的时候依然英俊而痴呆。他摇摇晃晃往外走，他看看天空，转过脸对沉草说，“天真黑啊，我要走了。”沉草奇怪的是陈茂既然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他有力气有女人总能混饱肚子，他为什么还要回来？多少次沉草听见陈茂的铜唢呐声消失了复又出现，看见陈茂满面尘土肩横破席倚在大宅门边，他不知廉耻地抓着肚皮，说，“东家，我回来了。”在早晨的转磨声中沉草忽然被某个奇怪的画面惊醒了，隔着窗纸他看见拉驴的陈茂呈现出一条黑狗的虚影，沉草的手指敲打着窗棂，他想也许就是那狗的虚影使我奇痒难忍。沉草再次拉开窗子重新发现陈茂，太阳升起来了，石磨微微发红，他发现陈茂困顿的表情也仿佛太阳地里的狗。在枫杨树乡村，没有一个男人的性史会比陈茂更加纷繁复杂，更加让人迷惑。陈茂走在村子里人们都注意他的两样东西，一是他家祖传的铜唢呐，二是他那隐物。旧日的枫杨树男人都相信陈茂金枪不倒，女人们则在屋檐下议论一个永恒的话题：夜里陈茂又翻了翠花花的窗子。夜里陈茂又翻了翠花花的窗子。他的心进入黑夜深处像船一样颠簸。在镜子的反光中他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他的手臂茫然地伸展，撑在翠花花的床上，它们像两只被拔了羽毛的鸡翅膀一样耷拉着，他觉得自己在沉默中一次次亢奋，又一次次萎缩。陈茂蹲在冰凉的踏板上，嘴里充塞着又甜又腥的气味，翠花花像白蛇一样盘曲着吐出淡红的蛇舌，翠花花的手指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他的耳朵快掉下来了。“我要上来。”“狗。”陈茂推开女人雪白的肚皮，他站起来，他觉得自己快要吐了。他往地上一口一口吐着唾沫，腹中空空什么也吐不出来。翠花花突然咯咯笑起来，翠花花抬脚一下子把他踹下了踏板。她说，“滚吧，大公狗。”

地上更凉。陈茂看见翠花花已经裹上了被子，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只馍吃起来。每次都是这样，陈茂看着翠花花吃馍，他听见自己的肚子里发出响亮的鸣叫。

“给我半只馍。”陈茂说。

“给你。”翠花花掰下半只馍抛给他，“滚吧。”陈茂嚼着馍，他把裤子挽在腰上跳出窗子，心中充满悲凉和愤怒。他光着脚摸向下房，听见宅院外面有巡夜人经过，竹梆声近了又远了。夜露中饲料堆发出如泣如诉的气味。陈茂想起他的所有日子叠起来就是饲料堆，一些丢在女人们身上，一些丢在刘家的大田里了，这也是生活，他必须照此活下去。等到成熟的罍粟连花带叶搬进刘家大院，枫杨树的白面作坊就开始生产。如今你走遍南方也见不到这样独特的乡村作坊，从晾晒到磨粉我们的身边充满紧张而忙碌的收获气息。枫杨树罍粟将被



佃户们晒18次太阳，被花工焙18次温火，然后筛成灰白的粉面装上贩盐船，你知道贩盐船将把枫杨树罂粟带到许多遥远陌生的地方。

收罂粟的人快要来了。沉草在日记里写道，贩盐船年年来到这里，而我将头一次看见那只船。谁知道枫杨树种植罂粟的历史是从哪一年开始的？那时候你还没出生。爹说这条财路说起来还得谢谢你的鬼叔叔。那时候河东的地是他的。爹说有一天我看见老信的地里长出了猩红夺目的花。我说老信你不好好种庄稼摆弄什么花草。老信说那不是花草那可是最好的庄稼，吃了它不想吃别的庄稼。到底是什么？鸦片。鸦片就是从这花上取出来的。我说你种鸦片干什么？老信说自己抽呀，城里人不吃庄稼就吃这个。“沉草你听着，”爹当时眼睛就亮了，“我走到罂粟地里摸摸那些大花骨朵，我听见那些鬼花花对着我唱歌，真的，我听见它们唱歌就迷窍了。”聪明和呆傻的区别就在罂粟地边，你能否听见罂粟的歌唱？沉草在日记里写道。鬼叔叔只精通嘴巴快活鸡巴快活，所以他早夭黄泉。爹的聪明就在于他能听见罂粟的歌唱。爹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是金子什么东西是土地的命脉，要不然祖上的80亩地不会扩展到整个枫杨树乡村，这是爹半辈子的功绩。你说不清一个人对某种植物与生俱来的恐惧。在收获罂粟的季节里沉草把门窗关严，一个人坐着在日记上胡涂乱抹。爹每天都来敲他的窗子：沉草，给我出来！爹敲着窗子说，别躲着罂粟，别以为你怕罂粟。沉草对着爹的影子说我怕晕。爹更猛烈地敲着窗子，出来你就不晕了，你明白你已经习惯罂粟了。沉草打开门靠在门框上，他闻见罂粟的熏香弥漫在大宅里，后院传来铡刀切割花茎花叶的声音。沉草摸摸额角微笑了一下。我没晕，真的不晕了。他不知道这种深刻的变化始于哪一瞬间。他想，我不晕了也许是件好事。爹手掬一把花粉走出罂粟作坊，他把花粉举高迎着阳光辨别成色，其严峻坦荡的面容一如手捧圣火的天父。沉草想也许爹手里的花粉真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天火。它养育了百年饥饿的枫杨树乡村，养育了我可我依然迷惘。收罂粟的人快来了。枫杨树人对另一个枫杨树人说。地主刘老侠站在40年前罂粟作坊的门口，背景一片幽暗。40年前刘老侠不知道自己成了南方最大的罂粟种植主。作为土地的主人他热衷于有效耕种和收成，他不知道手里的罂粟在枫杨树以外的世界里疯狂地燃烧，几乎熏黑了半壁江山。这是身外的事情。几十年后枫杨树的后代们知道故乡原来是声名遐迩的鸦片王国，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边无际的罂粟地已经像梦幻般地消失了，你沿着河两岸的田陌寻找不到任何痕迹，有人说这只是土地的历史与人没有太大的关系。祖父告诉孙子，刘老侠37岁种了第一亩罂粟，夏天收到十斤花面（那一年也是白痴演义的诞辰）。刘老侠背一捆粗竹筒上了路。路上的人看见那些粗竹筒都奇怪，刘老侠一路走一路喝斥围观者，他敲着竹筒说，“滚开滚开，别让竹筒炸了你们的狗眼！”刘老侠是一个人去城里碰运气的，连伙计也没带上。他背着那些粗竹筒又坐火车又坐船往北面去，人们问他你背着什么怎么那么香？他说是粮食，粮食都很香。后来他真的感觉到肩上背的是粮食了。祖父告诉孙子，刘老侠走进都市的时候鞋已经烂光，他像我们一样光着脚丫子遭人白眼。城里的男人像女人，城里的女人像妖精，女人们皮肤都象翠花花一样白里透红满身药水味从他身边经过，可没人朝狗日的刘老侠多看一眼。刘老侠摸着他的脚想是我养活了你们这群狗男女，你们却不认识我。他就挤在百货公司的人堆里乱拱，他一出枫杨树就不想吃饭，肠胃饿得岔气，他就在人堆里拚命放屁。祖父拍着孙子的脸哈哈大笑，刘老侠也放屁的！刘老侠后来在人家门厅里睡了一觉，睡得正香，突然觉得头下的竹筒在滚动，他睁眼一看是个老叫花子在抽他的宝贝竹筒，老叫花子说给我几个竹筒装剩饭。刘老侠就跳起来他一个巴掌。后来刘老侠就走僻静的巷子，有人告诉他妓院都收购白面。他走到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里，看见一间大房子门口挂着一红一绿两盏灯笼。他就走进去把竹筒放在地板上，前厅灯光昏暗照着许多七叉八仰的狗男女，刘老侠拍拍手说，“我是送白面的。”他看见狗男女们都挺起来，青青白白的脸一窝蜂凑过来看着他。刘老侠说我操你们这些懒虫，我给你们送好东西可你们这样痴痴呆呆地看我干什么？他先劈开一只竹筒，掏出一把花面让花面从指缝间漏泻下来。他听见一个声音尖叫着鸦片鸦片，所有的人都扑向地上的竹筒，刘老侠被挤到了一边。他跺着脚喊，“别抢，给我钱。”谁也不理他，城里的狗男女像一群猪抢食扒空了竹筒子。刘老侠跺着脚喊，“给我钱，给我钱！”他喊破了嗓子，人却溜光了，一下子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刘老侠后来说他没再追那些钱。他说他们真的像一群猪，我往食槽里填饲料它们就来了，食槽一空他们就全跑走撒欢去了。

祖父们都对刘老侠 37 岁的城市之行津津乐道，一半出自崇拜心理。而孙子们猜想刘家的罍粟从黑道上来到黑上去。收罍粟的人一年一度来到枫杨树乡村，贩盐船把收获的罍粟和稻米一起从河上运走，久而久之枫杨树人将两种植物同等看待。祖父指着左岸的稻地和右岸的罍粟对孙子说，“两岸都是粮食，我们就靠这些粮食活下去。”

沉草归家后半年，家中遇到了土匪姜龙的劫难。半夜里响起马蹄声。马蹄声杂沓地在刘家宅院四周响着。女佣在下房那边惊喊，“姜龙来啦。”

沉草披衣冲到院子里，他看见墙内墙外灯影幢幢一片动乱，惟独爹的屋子黑漆漆没有动静。沉草跑步过去敲窗子，“爹醒醒，姜龙的土匪来啦。”爹在屋里咳嗽了一声，说，“别慌，他进不了门，你让长工打两袋米从墙上扔出去他们就走了。”沉草就站在门廊上喊陈茂的名字，又喊别的长工，没有人答应。下房那里的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东奔西窜，什么东西被踩翻了，轰隆隆地响。沉草往前院跑的时候听见两扇柏木大门吱嘎嘎地打开了。“谁开门？”沉草喊时已经晚了，马蹄声在前院炸响，九匹马鱼贯冲进来，马灯的火苗扑闪一下又亮了。沉草头一次看见姜龙的土匪。他们手持长枪骑在马上，头蒙黑布罩，脚蹬红麻鞋。他们英气逼人使沉草很惊讶，沉草的手插到裤袋里捻着，他对中间骑白马的人说，“你是姜龙吗？”他听见骑白马的人笑了一声，他扯下黑布罩，露出一张瘦削年轻的脸，英气逼人。“姜天洪！”沉草叫起来，姜龙就是私塾同学姜天洪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沉草低下头，面对那匹白马那个骑马的人，他想起从前有很多日子，姜天洪背他去私塾上学，每背一次沉草赏给他半只馍。

爹出来的时候腰带还没缠好。爹好像并不慌张，他一边缠腰带一边说，“你们怎么进来了？把米扔过墙不行吗？”“有人给我们开门，当然进来看创刘家。”“你们到底想要多少米？”

“十袋就行。”“今年粮荒，没收成，八袋行吗？”

“不行。一袋不能少，还要一个人？”

“要人？要谁？”“你儿子刘沉草。”“别开玩笑，我给你十袋米了。”

“米要人也要。我想拉一个财主的儿子上山，我想让他去杀人！去抢劫！去放火！”

爹愣住不动，沉草看见爹在马灯的照射下脸色青紫，嘴唇直颤，身体却像树桩一样沉稳地站着。沉草想起归家时路过火牛岭听见的那声呼唤，他觉得这事很奇怪，走到那匹白马跟前，拉拉马缰说，“姜天洪，你还记着以前的事吗？”“记一辈子。要不然不会来你家。”

“可我也给你吃馍了。”“馍早化成粪了，可是心里的恨化不掉。”姜龙的马鞭在空中抡了一响，“刘沉草，你不明白我的道理。”“如果我不想跟你上山呢？”

“烧了这大宅，杀你全家。”

沉草听见爹仰天长啸一声，爹扑过来抱住白马的腿。他的膝盖慢慢下沉，终于跪在地上。沉草蒙住眼睛听见爹说，“把米仓都给你，要多少给多少。”

“米够吃了。我要你家的人，不给儿子给闺女也行。”“什么？”“你闺女，刘素子。我要跟你闺女睡，三天三夜，完了就放她下山。”沉草记得他想搬地上的石碾，他弯下了腰却抱不动。他的疲软的手臂被爹紧紧抓住了。爹轻轻说，“孩子你别动，这是爹的事。”他看见爹已经老泪纵横，他跌跌撞撞朝后院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三天三夜，说话算数吗？”九匹马又撞开了一道门冲向后院，狂躁的马蹄声粉碎了大宅的这个夜晚。九匹马回头时驮着一个酣睡乍醒的女人。沉草记得姐姐散发披垂满目蓝光的样子，她真的像猫被姜龙挟在臂弯

里，白色绸袍在挣扎中撕得丝丝缕缕。姐姐绞着她的长辫，脸色苍白如纸。沉草听见她在喊，“爹救我。”可是爹枯立着紧闭眼睛，像睡着了似的。沉草看见姐姐的长辫突然从马上散落，像树枝擦地而过。她把手伸向沉草喊，“沉草救我。”沉草去抓姐姐的手时看见姜龙的枪口冒出一团红火，那只右手像被什么咬了一口，随即无力地垂落下来。断了，沉草想我的右手断了，这一切仿佛半个恶梦。

大概是午夜时分姜龙的土匪从刘家风卷残云而过。长工女佣们沿墙根站着观望刘家父子。沉草坐在一只箩筐上，玩味着血涸全身的感觉，起初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倏地跳出了演义血肉模糊的脸。曾几何时，血也是这样涸透演义的全身。沉草感觉到冷，他拨开呆若木鸡的下人去穿衣服，他听见爹在一片黑暗中终于哭出声，爹举起双拳捶打自己的脑袋。“去头枪，去买100条枪。”

沉草穿了棉袄也没暖和过来，他咬着牙再次走到院子里，人已散尽，爹一个人在月光下枯立，爹把手掌摊开，好像要接住什么东西。他对沉草说，“灾祸临头了吗？”沉草挽住爹僵直的手，他看见爹的手里只有一片罍粟叶子。沉草摇摇头，沉草说我不知道爹我真的不知道姜天洪会来。第三天刘家人守在村口等待刘素子回来。你看见沉草的手中抓着一支驳壳枪。围观的人都说刘老使用十担米换了那支驳壳枪，枪很贵但你有了枪就不怕土匪了。第三天一匹白马从山上下来，看不见骑手，刘素子像一只昏睡的猫伏在马背上。看不见她的脸，只见那条著名的长辫散成枯柳纷纷飘扬。围观的人发现小姐的白袍换成了一条男人的大裤子。有人说那是姜龙的裤子。劫后的刘素子回家后泡在大铁锅里洗澡，她一边洗一边哭，洗了三天三夜。两个女佣守着锅下的火，发现小姐在水中与她故世的母亲如出一辙，眼睛绿得让你生出寒意。沉草你过来，跟我走。

爹牵着沉草的手穿越一段难忘的时光。走出大宅的时候有一只钟在离枫杨树很远的地方敲响。沉草记得这一天爹70寿辰，他20岁。他们穿越一段难忘的时光往刘家祠堂走。祖先的白金钥匙在前面衰弱地鸣叫，听起来就像爹的脉息。那真是一种衰弱的声音，它预示结局将要出现。歇晌的枫杨树人从路边阴暗的草屋里跳出来，他们像一群鸡一样跳出来观望刘家父子。沉草直视着不去看两边的佃户，他厌恶那些灰黄呆滞的面孔，他想那些人为什么终年像一群扒食的鸡观望你的手？为什么像一群牛蝇麇集在你的周围赶也赶不走？沉草低下头走过长长的村巷。枫杨树这么狭小，它就像一块黑色疮疤长在世界的表面上，走着走着就到头了。沉草感觉到走了很长的路，阳光突然变灰，祠堂老瓦飞檐的阴影蛰伏在头顶上，刘家祠堂虎踞龙盘，一股潮湿古老的气味蔓延在他身边，沉草看着自己的脚尖驻足了。

沉草，你跟我来。爹的声音一直在前面呼唤，每一颗空气也都这样呼唤，爹幽灵般扑进祠堂大门，白衫的后背闪着荧光。神龛上点着八支红烛，香烟缭绕。他看见爹跪在祖宗的牌位前，身体绷紧像一块石碑。这是我们的祠堂，这就是我们祖先藏身的地方，他们给予土地和生命，在冥冥中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沉草抱紧自己的身体跪在爹的身边，听见某种灾难的声音吱吱叫着往他头顶上坠落。在悸冷中沉草的手摸遍先祖之地，地上冰凉，他又摸到了爹的手，爹的手也冰凉。他看见白金钥匙在神龛上有一圈月晕似的光泽，白金钥匙发出了田野植物的各种气息。它马上要落到你的手里了。

沉草，向祖先起誓。

我起誓。你接过刘家的土地和财产，你要用这把钥匙打开土地的大门。你要用这把钥匙打开金仓银库，你起誓刘家产业在你这一代更加兴旺发达。我起誓。白金钥匙天外陨星般落到沉草手心。他奇怪那把钥匙这么沉重，你简直掂不动它。沉草啊你的祖先在哪里？到底是谁给了我这把白金钥匙？黑暗中历史与人混沌一片，沉草依稀看见一些面呈菜色啃咬黑馍的人，看见鬼叔叔在火中噼噼燃烧，而最清晰的是演义血肉模糊的头颅，它好像就放在青花瓷盘里，放在神龛之上。“我冷。”走出祠堂的时候沉草又缩起了肩膀。风快吹来了。他听见爹说，“挺起肩来。”但是我冷。爹变得空空荡荡跟在后面走，他离开了白金钥匙才真正的苍老

不堪。沉草记得那个正午漫长而阴暗，枫杨树乡村从寂寥中惊醒了一点，狗狺狺地吠叫，猪羊在沟边乱跑。那些佃户站在地里屋边观望，他不知道他们观望什么，听见路边一个放羊的女人冲他喊，“老爷。”“老爷。”沉草自言自语，他猛地怒视放羊的女人，“喊谁？”那个正午祖父与孙子站在河边，祖父对孙子说，“别指望他们重换门庭，人跟庄稼一样，谁种的谁收，种什么收什么。你不知道沉草，别指望好日子从天上掉下来。”祖父说下地去吧，太阳那么高了。就这样你看见1948年像流星一样闪过去了，你看地主家庭的历史起了某种变化。

我发现枫杨树刘家的历史发展到1948年起了诸多变化，家国兴亡世事风云有时发生在人生一瞬间。你说刘沉草在这段历史中是斑驳的一点，你还可以说刘沉草是40年代最后的地主。你听见古老的金钥匙在他的牛皮裤带下响着，渐渐往地上掉，那是一种神秘的难以分辨的声音。金钥匙快要掉下来啦。枫杨树乡村在千年沉寂中蹦跳了一下，死湖般的历史随之有了新的起伏。那是1948年，短暂的刘沉草时代，祖父们对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说刘沉草让我们都种上了地。他把长工和女佣赶出家门，把水稻地都租给外来的迁徙户，许多人从北面南面涉河而来，在沉草手上租到了十亩地，他们说河右岸的外乡人就是这样聚居起来的。人们记得刘沉草铁青着脸把他的土地交给别人，他说我不要这么多地，可你们却想要，想要就拿去吧，秋后我只要一半收成，各得其所，听明白吗？有人跪在刘沉草面前说少爷这是真的吗？刘沉草喊起来别跪别给我下跪，他说我恨死你们这些人了，就像恨我自己一样。枫杨树人始终没有懂得刘沉草时代。祖父们对他的评价往往很模糊，譬如小善人，譬如怪物，譬如黑面白心。而孙子对祖父说，“刘沉草给了你什么？给你的不是土地而是魔咒，你被它套住再也无法挣脱，直到血汗耗尽老死在地里。你应该恨他，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1948年？”这一年收罍粟的人没有来。

贩盐船没有来，而河边的人还在守望。

收割后的罍粟地里枯枝横陈，沟壕涸辙仿佛斑马纹路刻在那里了。原野在风中无比枯寂，风像千人之手从四面出击摇撼我的枫杨树乡村。你走出黑泥房子来到河边，看见两岸秋色依旧，但是风真的像千人之手从四面出击摇撼你，风要把你卷起来抛入河心，你像一片落叶沿着河的方向归去。这一年的秋风多么浩荡，只要走到河边，你将看见这段历史在这阵风中掉下的册页，那更是一堆落叶沿着河的方向归去。南方解放好久了，枫杨树乡村不知道。

人们记得陈茂头一个从马桥镇带回了解放的消息。被赶出刘家的长工陈茂挥舞着一只黄色帽子，远远地你就看见帽子上的一颗五角星红光闪闪。那是1949年历史的一个物证在向你逼近。陈茂向1949年历史深处跑来，他的光脚丫子经过村巷逼近刘家大宅，他喊快去马桥镇快去马桥镇，快去马桥镇共产党来革命啦！

陈茂把嵌五角星的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闯进刘家大宅。他站在院子中央愣了会儿，看见翠花花正吆喝着一群鸡吃食，刘素子抱着一只猫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两个女人的眼神木然。翠花花骂，“蠢货，你满嘴嚷什么？快回来干活吧。”陈茂摸着头上的帽子咧嘴一笑，“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跟共产党了！”陈茂又跑出大宅朝村里跑，他听见翠花花追到门口骂，“蠢货，回来干活吧。”陈茂掉头朝她做了个鬼脸。骚货色我再也不给你们干活了。风吹响连绵的黑土地，陈茂跑着从裤腰带上摘下铜喇叭，喇叭声也响起来直冲云霄，他听见了大地气动岩浆奔突的声音。他狂奔着觉得自己像一只金蝇子一样飞了起来。路边的佃户们有的跟着他瞎跑，他们问，“陈二毛怎么啦？”“快去马桥镇共产党来革命啦！”陈茂边吹边跑，跟着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像一队鸵鸟饥饿地奔跑。他们沿着河岸跑过光秃秃的水稻地罍粟地，最后看见了蓑草亭子，饥饿队伍就是这时戛然而止的。蓑草亭子状如祭台浑然耸立，青烟缭绕在你的头顶。他们看见烟霭中两个白衣人守护着红香炉。有人说重阳九九，祭祀土地了，那是刘氏家族延续百年的圣事。可是谁知道为什么在圣火前他们相遇了呢？

饥饿队伍散开了，他们站在地里凝望刘氏父子。父子俩面目苍茫，在一片寂静中走出蓑

草亭子。刘老侠已经很老了，目光却依然像巨兽俯视他们弱小的灵魂。这是1949年他们头一次看见刘老侠。他们听见刘老侠咳嗽着吐出一口痰，又吐出一个熟悉的音节：

狗

“你们要干什么？”“去马桥镇，共产党来革命了！”陈茂在人群里踮起脚尖。“狗。他说什么？”刘老侠问沉草。

“他说革命。”沉草说。

“我们再也不给你卖命了。”陈茂说。

“刘三旺刘喜子你们把陈茂捆起来。”刘老侠说。人们都站着观察，那些呆滞木然的脸组成的是饥饿队伍。“捆啊，捆了他给你们每人一袋米！”

“一袋米？不骗人？”“不骗你们，饿死鬼！”“一袋米，我来捆！”饥饿队伍都跳了起来，他们动了起来，陈茂返身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佃户们一拥而上抱住了陈茂。“一袋米！”他们大叫着把陈茂抬起来。有人喊没东西捆接着又有人喊把他的裤腰带抽下来，陈茂被高高地抬起来他的裤腰带被抽掉了。陈茂用手去护住羞处但双手很快地被缚紧。“放开我刘老侠！”陈茂怒吼着但没有人听见。“把陈二毛的裤子扒下来！”愉快的佃户们一边疯笑一边把他抬到蓑草亭子里，抬到刘氏父子身边。

沉草往后退。他看见陈茂的生殖器露出来在人们的头顶上晃荡着，陈茂的黑裤子被扒下扔到空中飞来飞去。他觉得恶心，浑身奇痒，那种突如其来的奇痒使他抱紧身体，恨不能死。这是怎么啦？他弯下腰朝地上吐口水，他看见无数双光脚丫踩碎了圣火，香炷折成了两截躺在地上。沉草拾起一截，半截香炷仍然很烫手，他把它扔掉了，沉草抓挠着脸和脖子，他喊，“别闹了，你们都滚蛋！”但他的声音也被快乐的潮声淹没了。佃户们喊，“老爷，把陈二毛捆在哪里？”爹说，“吊起来，吊到梁上。”沉草看见陈茂从人们头顶上升起来，很快地升到蓑草亭子的横梁上。陈茂的嘴张开着，像一只死鸟被挂在横梁上摇摇晃晃。谁把铜唢呐挂到了他的脖子上，铜唢呐也跟随主人在风中摇摇晃晃。沉草觉得陈茂的模样很滑稽，他却笑不出来，只是奇痒加剧。他想这个人之间存在某种生物效应，他看见这个人就奇痒难忍，心中充满灾难的阴影。沉草摸出了他的枪，他把枪举起来瞄准，准星线上陈茂的生殖器在空中愈发强壮硕大。狗，沉草想那真的是一条狗让我恶心。沉草想不知道这是第几回了他举枪瞄准陈茂。你想杀了他吗？为什么你面对他总是虚弱不堪？沉草想也许这是害怕的缘故。你害怕一个人经常就是这样。沉草持枪的手垂下来，他发现佃户们瞪大眼睛看着他的手。他用枪管摩挲着脸部，他看见自己的形象映在枪身上那么小那么苍白，疲惫和厌恶是从心里映现在枪身烤蓝上的。除了白痴演义，我谁也杀不了了。我只能将子弹留到最后一天。“让他吊在那儿，谁也别去管他。”爹指着陈茂对众人说。沉草扶住爹离开蓑草亭子，背脊上似乎爬满了温热的虫子。他猛然回头发现陈茂的目光是猩红的罍粟追逐着他们父子。对视间陈茂朝他咧嘴笑了一下，紧接着他朝父子俩撒了一泡尿。沉草看见那泡尿也是猩红的一条弧线，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人还是狗，他又一次在空虚中发现了人面狗身的幻影。被缚的长工陈茂在野地里摇荡着，度过了难忘的昼夜。夜里他把挂在脖子上的铜唢呐用嘴衔起来，我们听见从蓑草亭子那边传来的唢呐声在枫杨树乡村回荡，响亮而悲壮。那是1949年的深秋，你听到的其实就是历史册页迅速翻动的声响。第二天庐方的工作队从马桥镇开到枫杨树。他们首先听见的就是那阵唢呐声。他们在河边就看见一个光屁股的男人被吊在蓑草亭子里吹唢呐，那情景非常奇特。工作队长庐方告诉我，把陈茂从梁上解下来时他们差点流出眼泪。陈茂的嘴唇肿胀着，光裸的身上爬满了黑色的飞蚤。庐方从挎包里找出一条裤子让他穿，他没接，却先抢过了别人手里的干粮。他一边嚼咽一边说，“先吃馍馍再穿裤子。”庐方还说从陈茂的脸部轮廓上一眼就能分辨出老同学刘沉草的影子，沉草确实长得像陈茂。这一点谁都认为奇怪。他说枫杨树是个什么鬼地方啊，初到那里你就陷入了迷宫般的气氛

中。庐方比喻40年前的工作队生活就像在海底捞沉船，你看见一只船沉在海底却无法打捞，它生长在那里。而每一个枫杨树人像鱼像海藻像暗礁阻拦你下沉，你处在复杂多变的水流里，不知道怎样把沉船打捞上来。庐方回忆起1949年秋天老地主坐在门槛上眺望南方的时刻。他每天都在等待收罌粟的人到来，等待贩盐船从河下游驶来，泊靠在他的岸边。

解放了。收罌粟的人不会来了。庐方说。老地主默然不语。庐方跨过刘家门槛，看见大院子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竹匾，竹匾里晾着白色与棕色的罌粟粉，他第一次看见那种神奇的植物花朵，罌粟的气味使他神经紧张，他抓住枪套朝大宅深处走，觉得阳光在这里有了深刻的变化，有人站在屋角的黑暗里修理农具或者纳鞋底，神情木然愚蠢，庐方知道那是枫杨树亘古不变的神情。庐方走到中院的时候看见了刘家的两个女人。翠花花丰腴的手臂上点洒着唯一的阳光，她的佩戴六个金银手镯的手臂环抱在胸前，她的乳房丰满超人。翠花花伏在窗台上向庐方点头微笑，“来啦，长官。”而刘素子当时在给一只猫喂食，刘素子不知为什么女扮男装，但庐方一眼就看出她的实质。庐方后来对我说他忍不住对刘素子笑了，他说他的绑腿布松了，他蹲下去系的时候看见刘素子砰地打碎瓷碗逃进了东厢房。在门边她回头张望，她的猫一样的眼睛突然变得恐慌而愤怒，事隔好多年庐方仍然忘不了刘素子的一双眼睛，“她真的像猫！”

庐方走过黑暗的仓房时听见一阵咳嗽声。透过窗缝他看见一个人端坐在屋角大缸上。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就掏出手电筒照过去。手电筒照亮一张熟悉的苍白的脸，那个人昏昏欲睡但嘴里含着什么东西。“谁在那儿？”那人说。庐方撞开木扉门。就这样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刘沉草，就这样庐方见到了蜗居在家的所有刘氏家族的成员。他说中国的地主家庭基本上都是一览无余的。你只要见到他们心里就有数了，一般来说，我们的工作队足够制服他们。沉草坐在仓房的大缸上。那也是白痴演义从前啃馍吃的地方。你如果有过吞面的经验会发现沉草在干什么。沉草在吞面。你发现这个细节不符合沉草的性格，你记得沉草归乡时在罌粟地里的昏厥，但沉草现在坐在大缸上，沉草确实实实在吞面。他听见整个枫杨树在下雨。他走在雨中。一条路在茫茫雨雾中逶迤向北。北面的沙坡上有一座红色楼房。他看见自己已变成一只蜗牛在雨中爬行。他看见红色楼顶上有了一只网球在滚动，那只球掉下来了在雨地里消失不见了。他听见整个枫杨树在下雨。蜗牛的背上很沉重，它在水洼里睡着了，而那条路上有人在雨中狂奔，他们从后面狂奔而来，蜗牛听见了疯狂的脚步声，它想躲一下却无法挪动身子。他看见水洼被踩碎了，美丽的水花飞溅起来。他听见蜗牛的身子被踩出清脆的巨响，砰然回荡。

院子里打翻了一只竹匾。沉草走出仓房，嘴里还留有罌粟面的余香。他站在台阶上抱住头，他觉得从那场雨中活过来很累。爹咒骂着谁，把地上的花面拾进竹匾。那些罌粟如今像冬日太阳一样对他发光。沉草站着回忆他感官上的神秘变化。他模模糊糊地记起来很久以前他是厌恶那些花的，那么什么时候变的呢？沉草想不起来，他觉得困倦极了脑袋不由自主地靠在墙上，他仍然半睁着眼睛，看见爹的手在竹匾里上下翻动着罌粟花面。“别晒了，收罌粟的人不会来了。”沉草说。“罌粟会烂掉的，你白忙了一年。”沉草不断舔着下嘴唇，他说，“自己吃吧，爹，那滋味真好，你尝尝就知道了。”沉草听见自己在说话，他看见爹扔下花面惊惶地看着自己。“沉草你吞面啦？”爹猛然叫起来抓住他摇晃着。沉草觉得他像一棵草灰那样轻盈，灵魂疲惫而松弛。他说爹我想睡。可爹在用手掰开他紧团的牙床，爹嗅到了他嘴里残存的罌粟味。“沉草你吞面啦？”爹抓住他头发打了他一巴掌。他不疼。他仍然想睡着等待雨中幻景重新降临。他把头靠在爹的肩膀上说，“爹，我看见那只球，那只球掉下去不见了。”庐方记得沉草的形象在五年后已不再清俊不再忧郁，他肤色蜡黄，背脊像虾米一弓样起来，远看和他的地主父亲一样苍老。沉草想方设法逃避着庐方。但庐方总能在仓房的黑暗里找到沉草。沉草绕着大缸走一圈，跳进缸里，他像条蛇一样盘在缸里，一动不动，只是不时打着喷嚏，庐方怀疑沉草已经丧失记忆，沉草不认识他，他猜想沉草是装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后来精心设计了谈话的内容，因为他不想把第一场谈话弄得庸俗或者生硬了。

“沉草。周末了，我们去打网球。”

“草坪呢，草坪在哪里？”

“就在你家院子里打。”

“没有球，球掉下去不见了。”

“我带着一只球。”“我已经忘了怎么打网球。”

“沉草，你知道你家有多少土地吗？”

“不知道，枫杨树的土地好像都是我家的。”“你知道你家有多少财产吗？”

“不知道。”“别装傻，你拿着你家的白金钥匙。”

“真的不知道，那都是我爹的东西，我没打开过。”“沉草，你明白我们来干什么吗？”

“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土改了，要把你们家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我无所谓，我爹他不会同意的。”

庐方看见沉草从大缸里站起来，他的目光涣散游移不定。沉草仰面看着房顶上的一架纺车，半晌打出一个喷嚏。庐方突然听见沉草轻声喊了他的名字，“庐方，拉我一把。”他把手伸出去抓住了沉草冰凉的汗津津的手掌。庐方回忆他们手臂相缠时勾起了往昔的友情。在仓房的蛛网幽影中他们同时看见一块浅绿色的大草坪，阳光在某个傍晚撒下无数金色斑点，他们挥拍击球，那只球在草坪上滚动着。庐方说，“沉草，打球去。”沉草浑身一颤，他的眼睛闪亮了一瞬复又黯淡。沉草抬起手臂擦着眼睛，他的身上散发出罍粟枯干后的气味。“那只球掉下去不见了。”沉草叹了口气。庐方很快甩开了沉草软绵绵的手臂，他也说，“掉下去不见了，不见了我也没办法。”我听见嘹亮的唢呐声在黎明的乡村吹响，那是1949年末风暴来临的日子。唢呐声召唤着枫杨树的土地和人，召唤所有幽闭的心灵在风中敞开。

风暴来临，所有的人将被卷离古老的居所，集结在新的历史高地上。“跟我来，乡亲们！跟我来吧，斗倒财主刘老侠！”我看见长工陈茂在枫杨树乡村奔走呼号。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古老的铜唢呐（后来唢呐在枫杨树成了革命的象征，农会的男人腰间都挂上了唢呐）。庐方回忆说陈茂是他开展农村工作以后遇见的最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他的翻身意识尤其强烈就像干柴烈火，你一点他就整个燃烧了。那是个难得的农村干部，可惜后来犯了错误。庐方说南方的农民们的生存状态是一潭死水，苦大仇深并不构成翻身意识，你剥夺他的劳动力他心甘情愿，那是一种物化的惰性。在枫杨树佃户和长工们都把自己看成一种农具，而农具的主人是刘老侠。当庐方的工作队访贫问苦的时候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是刘老侠创业的丰功伟绩。他们说，“枫杨树千年出了个刘老侠，他的手指缝里能敛进金元宝。”庐方说只有一种农民才能革地主老财的命，他自己一无所有，他的劳动力乃至全部精神都被剥夺，譬如长工陈茂，他是以一个完整的革命者出现的，你必须信任他。那一年陈茂自然地成为枫杨树的农会主任。陈茂从工作队领到一杆三八式步枪。陈茂腰挂唢呐肩佩步枪风风火火来往于枫杨树乡村，一时成为真正的风云人物。乡村的孩子看见陈茂就躲在草垛后唱起另一首民谣：

陈二毛，变了样一把唢呐一杆枪走到东啊奔到西地主老财遭大殃

陈茂走到刘家大宅前突然站住，他抓着腰间的唢呐吹了悠悠一声。他不明白自己这么做



的道理。也许是提醒地主一家：我来了是我来了。他踢开门喊我来了，院子里一片死寂，几只鸡在地上的青苔间找谷子吃，厢房的门都关着，陈茂抓起唢呐又吹了一声，他踢飞一只鸡又大喊一声，“人都死光了吗？”东厢房的窗打开了。陈茂看见刘素子睡眼惺忪地出现在窗口，她的眼圈发黑，脸却苍白如纸，又一只猫伏在她瘦削的肩上。陈茂看见刘素子的淡绿色瞳仁里映着他的长枪，凝眸不动。她又被枪吓坏了。陈茂朝她眨眨眼睛，他总是从那张冰清玉洁的脸上发现受惊的神色。“别怕。”陈茂的手抠着枪带走过去，“我可不是土匪姜龙，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刘素子默然，那只猫叫了一声。陈茂歪着身子倚在窗前，端详着那个闭门不出的女人，他看见她雪白的长颈露在旗袍领子外面，一个梅花形的猫爪印清晰可见。那只猫又叫了一声。刘素子猛地抽搐了一下，砰地关窗，陈茂的脸被木窗重重地撞了一下。“快滚，别这样看我。”

陈茂一手捂脸一手把窗往里推，他说：

“别关窗，我不是来睡你的。”

“我跟狗睡也不跟你睡。”

“女人嘴凶，可没有一个女人敢这样对我说，你是让姜龙给弄傻了。”“你来干什么？翠花花不在家，天还没黑，你来干什么？”“我不找那骚货。我找你爹你弟弟干革命。”“我不管，我就是不愿看见公狗，恶心。”“你会明白我是人是狗的，告诉我他们上哪儿了？”“山上大庙，烧香。”“烧香？”陈茂笑起来，他用枪托打着木窗，“你家劫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你们，现在我是你们的菩萨，明白吗？”“你要是菩萨，该上茅房去找供品。”

“小婊子，你明白拿什么供我，你是最好的供品。”“狗，不要脸的大公狗。”刘素子终于把陈茂关在窗外了，陈茂被关在窗外发愣。他想女人脖颈上的梅花形猫印是怎么回事？它像个小太阳一样照得他熏热难耐，撩动他的情欲。“小婊子，我干了你。”他的额际上沁满了汗，女人的太阳真是熏热难耐。陈茂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跟这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不透，想不透就只有吹唢呐了。

陈茂一边吹唢呐一边坐在门槛上。暮色点档滴滴潜入凄冷宅院，槐树叶子在层层青苔上凋零发烂，他听见一只驴子在磨房里哐哐地叫，那是他长工生涯的老伙计，陈茂忽然想去摸摸那只驴子，他起身朝磨房走去，他看见驴子皮包瘦骨半卧在食槽边，食槽是空的。可怜的驴子跟着他们会饿死的。陈茂把墙角堆着的糠全倒在食槽里，看驴子狼吞虎咽地吃食。他的手从上而下抚摸着驴子肮脏干枯的皮毛，思绪纷乱缅怀他的大半辈子长工生涯。不知过了多久，陈茂觉得身后有动静，他猛地回头看见刘家三人站在院子里，他们脸上灰尘蒙蒙，每人手里抓着一把罌粟叶子。陈茂端起枪拉上枪栓，眯缝着眼睛观察地主一家，他觉得他们手持罌粟行色匆匆很奇怪。“你们带着罌粟干什么去了？”

“上山求神保佑罌粟。山神说收罌粟的人快来了。”老地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目光省略了持枪的陈茂显得空灵悲伤。陈茂看着地主一家在他的枪下鱼贯而入，翠花花走在最后面，她的金手镯响着伸手把枪往上一挑，无所顾忌地在陈茂裤裆里拧了一把。陈茂往后跳了一下，但没来得及躲开人的手，那里碎裂般地疼。他骂了一声臭婊子货忽然想起工作队交给的任务，便又跑过去横枪堵住了他们，他猛吼一嗓子：“站住，明天开会！”地主一家疑惑地瞪着陈茂，然后是面面相觑。“你说什么？”老地主摇着头，“我听不懂你的话。”“听不懂？明天开会！”陈茂说，“开会你懂吗？”“开什么会？”“批斗会，斗你们地主一家。”“干嘛斗？怎么斗？”“到蓑草亭子去！用绳子把你们捆起来斗，跟你们那回捆我一样。”“这是谁定的王法，狗斗人吗？”

“农会。工作队。庐同志说只有斗倒你们枫杨树人才能翻身解放。”陈茂看见老地主手中的罌粟掉到地上。陈茂想天也掉到地上了，狗为什么不能斗人？风水轮回还有什么不可改变

的呢？陈茂朝老地主啐了一口。陈茂一高兴就把唢呐吹起来了，他吹着唢呐退出刘家大宅，他听见自己的唢呐像惊雷一样炸响，把刘家几百年的风光炸飞了。

没有人知道刘家三人上火牛岭去干什么。沉草知道这将成为一个秘密，永远不能启齿。爹带着老婆孩子去找土匪姜龙。沉草想爹是糊涂了，刘家人怎么能上山找土匪姜龙？他问爹到底要干什么。爹说花钱请他们下山。沉草说姜龙坑害了姐姐呀，他们无恶不作你不能在他们面前折腰。爹说我记得你姐的冤，那不是一回事，姜龙再坏也没要我的地，我不能让谁把我的地抢去。沉草跺着脚说你让姜龙下山干什么呀？他看见爹的眼睛里爆出幽蓝火花，爹咬着牙，嗓音哽在喉咙里像在哭泣。杀了他们。杀了庐方。杀了陈茂那条狗。谁也不能把我的地抢去。

沉草跟着爹娘往山上走。他想起那次从县城归家的途中，看见姜龙的马队从火牛岭一闪而过。有个声音穿过年轮时光仍然在树林间回荡，“刘沉草，上山来吧。”沉草至今还奇怪，那声呼唤来自何处来自谁的思想中？谁要我上山？也许是我自己？沉草这样想着觉得他始终在某个神秘的圈套中行路，他走不出圈套而茫然不知所归。

他们跟着秘密向导寻找姜龙的踪迹，在火牛岭的纵深处他们闻到山霭中浮荡着一股血的腥味，他们朝血腥味浓处走，看见山背上躺着三匹死马和几双红麻草鞋。岩石和干草上淤着紫色的干血。秘密向导说他听见火牛岭的枪声，他猜姜龙的土匪是往山南去了。沉草在草丛中发现一颗球状晶体，他以为那是一只小球，走过去拾起了它，它一下子就像磁铁一样粘在他手心上，他把手翻过来端详着，突然尖厉地喊起来，“眼睛，谁的眼睛！”他想摔掉它却无论如何摔不掉，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拾起了一颗人眼珠子！沉草像在梦里，手上一直粘糊糊的抓着那颗人眼珠子。爹和娘来掰他的手时已经掰不开了，沉草紧握着那颗人眼珠子，就像紧握从前的网球。他看见爹绝望地蹲在一匹死马身边。山风吹过来山风现在把我们都卷起来抛到天边，这就是你走入绝境的感觉。沉草听见爹对着死马说，“死了，再也没指望了。”沉草觉得火牛岭真像一个圈套，在荒凉无人的山顶上你会体会到跋涉后的空虚。你去找土匪姜龙，但土匪姜龙也走了。沉草忘不了爹面对山南时悲哀而自嘲的笑容。爹从来不笑，爹一笑灾难就已经临头了。这一天像是梦游火牛岭，爹抓着一把罍粟叶子去上山找姜龙！沉草想爹真是糊涂了，在山上你听见喊声你找不到那个人，这就是圈套。沉草疲惫得要命，只是跟在爹娘身后走。回想起来，他是一直抓着那颗人眼珠子的，他想那只网球可能一直滚到这里，网球不见了人眼珠子出现了，他想这也是圈套把我牢牢套住了，我必须抓着这颗人眼珠子。枫杨树的祖父对孙子说，“传宗接代跟种田打粮不一样。你把心血全花在那上面，不一定有好收成。就像地主老刘家，种花得果，种瓜得草，谁知道里面的奥妙？人的血气不会天长地久，就像地主老刘家，世代单传的好血气到沉草一代就杂了，杂了就败了，这是遗传的规律。”

我明白枫杨树乡亲的观点趋向原始的人本思维。你不能要求枫杨树人对刘家变迁作出更高明的诠释。工作队长庐方对我说，揪斗地主刘老侠时曾经问他有什么交代的，他的回答让工作队的同志们窃笑不已，刘老侠说，“我对不起祖宗，我没操出个好儿子来。”刘老侠又说，“怪我心慈手软，我早就该把那条狗干掉了。”那时候庐方已经知道刘老侠说的狗是农会主席陈茂。1950年春天30##名枫杨树人参加了地主刘老侠的斗争会。那个场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刘老侠站在蓑草亭子里，从前的佃户和长工们坐在四周荒弃的罍粟地里。庐方说当时的气氛就像马桥镇赶会一样，孩子哭大人闹，好多男子在偷吃罍粟叶子，会场湮没在干罍粟的气味中，让工作队难以忍耐。庐方说枫杨树人就是这种散漫的脾气无法改变，他让农会主席朝空中鸣枪三声，蓑草亭子四周才静下来。“刘老侠，把头低下来！”庐方说。

老地主不肯低头，他仰着脸目光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逡巡，神情桀骜不驯，他的鹰眼发出一种惊人的亮度，仍然威慑着枫杨树人。人们发现刘老侠的脸上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微笑。“刘老侠，不准笑！”庐方说。

“我没笑，我想哭的时候就像笑。”

“老实点，把头低下来！”

“分我的地怎么还要我低头呢？”

庐方当时朝陈茂示意了一下，他想让陈茂把他的头摁下去，但陈茂理解错了，他冲上去举起枪托朝刘老侠头上砸去。一记沉闷的响声，刘老侠踉跄了一下又站住了。老地主的眼睛依然放光，他轻轻说了一句，“狗。”庐方说这下会场真正乱了，那些枫杨树人全站了起来，他看见翠花花戴满了金手镯从人群里奔过来，她一路哭嚎直奔老地主身边，她从一个男人手中抢过一片罌粟叶子给老地主糊伤口，老地主推开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家。”翠花花就直奔陈茂去夺他的枪。翠花花一边跟陈茂撕扯一边哭骂不迭，“你怎么敢打东家你这条掏不空的狗鸡巴夹不断的狗鸡巴。”枫杨树人哗地笑开了。庐方对陈茂喊，“把她拽下去！”但陈茂在翠花花的撕扯下只是躲闪。庐方听见台下有人喊：“陈二毛，翠花花，xxx！”下面的话他听不清，他忍无可忍地吼，“别跟她拉扯，把她拽下去。”陈茂的脸又红又白，他骂了一声臭婊子，然后抬脚踢在翠花花的乳房上，然后陈茂也对女人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家。”庐方说刘老侠的斗争会就开得那样乌烟瘴气让你啼笑皆非。那天天气也怪，早晨日头很好，没有野风，但正午时分天突然暗下来，好多人在看天。在准备当众焚烧刘家的大堆地契帐本的时候风突然来了，风突然从火牛岭吹来，吹熄了庐方手里的汽油打火机。风突然把那些枯黄的地契帐单卷到半空中，卷到人的头顶上。30##名枫杨树人起初屏息凝望，那些地契帐单像蝴蝶一样低飞着发出一种温柔的嗡鸣，从人群深处猛地爆出一声吼，“抢啊！”人群一下子骚乱了，30##名枫杨树人互相碰撞着推搡着，黑压压的手臂全向空中张开。庐方的工作队员扯着嗓子喊，“乡亲们别抢，地契帐单没用了。”但没有人听。庐方说他没办法了只能再次鸣枪三声。他说枫杨树人什么都不怕，就怕你的枪声。三声枪响过后枫杨树人再次平静，所有的地契帐本都被他们掖在怀里了。他们掖着那些纸片就像掖着土地一样心满意足，你能对他们再说什么？庐方说他最后就让他们全带回家了。

“沉草，你过来。”爹在喊他。沉草走到爹的床边，他凝视着爹伸向虚空的那只手，那只手如同地里挨雨淋过的罌粟有一种霉烂的气味。爹病了。我知道。爹头一回生病。我知道。爹过不下去才会生病，要靠你了。

什么？你老是听不懂爹的话。当初我应该把你溺在粪桶里。

当初不如让姜龙带你走，当土匪也比当狗强，现在轮到咱们当狗了。沉草看见爹的手里仍然紧抓着一把罌粟叶子。沉草说你把它放下吧，收罌粟的人再也不来了。爹点点头，他的手从空中垂下来在沉草腰间摸索着。沉草说，爹，你在摸什么？枪，我给你的枪呢。在这儿。你放一枪给我听。只有两颗子弹，放完了就没了。

那就留着吧，路上要用枪。

沉草走到床后，娘已经给他收拾好了行装，一大堆包裹堆放在地上。娘坐在便桶上哭，她总是坐在便桶上哭。沉草觉得饿，别过脸找那只装满干粮的黑陶瓮，陶瓮的木盖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了，上面蒙着一层灰。他把手伸进去，里面空了，只掏出一块硬邦邦的馍，馍被咬过一口了，月牙形的齿印已经发黑。沉草抓起馍往嘴边送时听见娘叫了起来，“别吃它，那是演义吃剩下的！”他对那只隔年老馍端详着，看见演义血肉模糊的脸刻在馍上，但他放不下馍，“我饿。”他一边干呕一边啃咬，那只馍像蛊药在肚腹中翻江倒海，他一边呕着一边朝外面跑，听见爹愤怒地拍着床板，“别吃了，快滚吧快给我滚吧！”沉草出逃的那天夜里下着大雨，狗没有叫，雨声掩蔽了刘沉草仓皇迷惘的脚步。第二天清晨刘宅门前留下了一大片像蜂窝一样杂乱的脚印。去稻田排水的枫杨树人围着那些脚印喊逃啦，地主逃啦。现在看起来逃了就逃了，你没有必要再去追打丧家之犬，庐方说，但是1950年我沉浸在某种亢

奋心态中刹不住胯下的红鬃烈马。我带着陈茂和工作队沿着沉草的脚印追，一直追到火牛岭上，我看见沉草在慢悠悠地爬坡他真的是慢悠悠的一点不像逃亡。他的身上捆绑着五六个包裹，像披铠甲执长矛的武士出征远方。沉草听见了马蹄声回过头，他像个木偶一样站着朝我看。陈茂要拍马上去被我拦住了，我看见他正站在一块石崖上，我怕他跳下去。我对他喊：“别逃啦，你逃到哪里都是一样，逃不出我的掌心。”他们然像个木偶站着不动。后来他开始解身上那些包裹，他将包裹迅速地往石崖下推，我听见了金属撞击山石的清脆的响声，我猜他把刘家的金银财宝都推到深涧里去了。

只留下一个最大的包裹，沉草就抱着它坐在石崖上等我们上去。我踢踢那只包是软的，我看见一些灰白色的粉状物从破缝间流出来，发出奇异醉人的香味。

“这是什么？”我问沉草。

“罍粟。”沉草说。“谁让你逃的？”我又问。我看见沉草神情困顿地歪倒在我的腿上，疲倦地说，“我爹。”

“你想逃到哪里去？”“找姜龙。”“你想当土匪了？”“不知道。一点不知道。”

被堵获的沉草像一片风中树叶一样让人可怜，但你看不到他的枪。庐方说我没想到沉草的腰间藏了一支枪。知道内情的人谈起刘家的历史都着重强调沉草和长工陈茂的血亲问题。他们说沉草的诞生就是造成地主家庭崩溃消亡的一种自动契机，你要学会从一滴水中看见大海。他们说沉草的诞生预示着刘老侠的衰亡，这里有多种因果辩证关系，我无法阐述清楚，我只能向你们如实描绘刘家历史的发展曲线。我知道你们感兴趣的还有旧日的长工后来的农会主席陈茂。陈茂其实是个不同凡响的形象。他的出现与消失必将同地主家庭形成一种参照系。庐方说过枫杨树的土地革命因其有了骨干陈茂才得以向前发展。他至今缅怀那个腰挂唢呐肩佩长枪的农会主席陈茂。我问陈茂后来怎么样了？庐方面露难色不愿提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讳莫如深的话：你能更换一个人的命运却换不了他的血液。他还说，有的男人注定是死在女人裤带上的，你无法把他解下来。

1950年也是陈茂性史上复杂动荡的一年。那年陈茂与翠花花割断了多年的蛛网情丝，被他的唢呐迷过的人们希望他的生活步入正轨。你注意到他的英俊而猥亵的脸上起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使他重返青春，浑身散发出新颖的男人的魅力。女人们给陈茂提亲络绎不绝，陈茂总是笑而不语。女人们说“陈二毛你让地主婆掏空了吗？”陈茂就端起枪对她们吼，“滚，别管我的鸡巴事，我要谁我自己知道！”你可以猜到陈茂要的是谁。

陈茂是半夜潜进刘家大宅去的。那天月光很明净，夜空中听不见春天情欲的回流声，他的身体很平静。他挎着枪站在刘素子的窗前，回头看见一个熟悉的影子在青苔地上拉得很长很长，那是他自己的影子。他回想起从前多少个深夜他这样摸到翠花花的窗前，陈茂的心情很古怪，既不兴奋也不紧张，仿佛是依循某个宿愿去完成一件大事。他看见刘素子养的猫伏在窗台上，翡翠色的猫眼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你他妈的鬼猫。陈茂嘀咕了一句，他拉出枪上的刺刀对准猫眼刺进去，刺准了，猫眼喷出暗血猫呜咽了一声。陈茂用刺刀轻乔撬开了木窗，跳进了东厢房。他看见刘素子睡在大竹榻上，她仍然睡着，陈茂知道她是个嗜睡的女人。刘素子半裸在棉被外面。这是他头一次看见刘素子真实的乳房，硕大而饱满，他想刘家的女人吃得好才有这么撩人的乳房。陈茂从脖子上拉下汗巾轻乔蒙在女人的眼睛上，然后他把她从被子里抱起来，那个绵软的身体像竹叶一样清凉清凉的。他奇怪她怎么还不醒，也许在做梦。他抱着她走到院子里时听见那只猫又呜咽了一声。陈茂的手一抖，他想不到死猫又呜咽了一声。被劫的女人终于醒了，她在陈茂的怀里挣扎，张不开的睡眼像猫一样放出惊恐的绿光。“姜龙，姜龙的土匪来了！”

陈茂抱紧女人往门外跑，他看见翠花花屋里的灯光亮了，翠花花走出来，蓬头垢面地跟

着他们。他倚在廊柱上猛地回头，“你跟着我们干什么？骚货。”翠花花不吱声地抓他的枪，他闪开了继续跑，他听见翠花花被什么绊倒了，翠花花终于喊起来，“狗，快把她放下！”

“你再喊我一枪崩了你。”陈茂把刘素子举了举说。他抱紧那个冰凉的女人朝野地里跑。月光清亮亮的，夜风却是潮红的掠耳而过，他觉得怀里的女人越来越凉，他冻得受不了。他必须把那个冰凉的身体带到他的体内去。陈茂飞跑着，他听见自己跑出了一种飞翔的声音，他知道这不是梦却比梦境更具飞翔的感觉，他朝着蓑草亭子那里飞跑，他看见蓑草亭子耸立在月光地里。它以圣殿的姿态呼唤他，他必须飞进去，飞进去！“狗，放下我，你不能碰我。”女人在他怀里喊。“非碰不可。”陈茂咬着牙说，“我早晚都要把你干了。”“你是谁？”女人睁大眼睛，女人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陈茂。”陈茂想了想回答，“我不是姜龙，我让姜龙先走一步了。”陈茂把刘素子放到蓑草亭子下，他抬头看见锥形草顶下飞走了一对夜鸟。这真是一个做爱的好地方，陈茂无声地笑着坐到女人的肚子上，月光下那个雪白清凉的胴体微微泛着寒光，他闭上眼睛，手在那圈寒光里摸索蛇行，最后停留在高耸的乳房上。他感觉到女人已经瘫软了，但他的身体也像打摆子一样控制不住颤个不停，他嘴里咿咿地换着气，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虚弱，“我早晚要把你干了。”他咬着女人的乳晕，听见铜唢呐从身边滚出去，当档地响。庐方说他曾经感觉到陈茂和地主一家之间存在的神秘的场。但他理不清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问陈茂，陈茂自己也不说，他只知道他恨地主一家。陈茂说，“要么我是狗，要么他们是狗，就这样，我跟他们一家就这么回事。”庐方不知道陈茂对刘素子实施过暴力，直到有一天翠花花从刘宅门洞里跳出来，拉住他告陈茂的状，说刘素子怀孕了，怀的是陈茂的种。庐方说你别诬陷我们的干部，翠花花指着天发誓，她说长官你可别相信陈茂，那是一条又贱又下流的狗，他干遍了枫杨树女人最后把刘素子也干了，你去看刘素子的肚子吧，那是他的罪孽！庐方后来去找陈茂核证，陈茂坦然承认，他说我是把刘素子干了，他问庐方干革命是不是就不让干刘素子，庐方答不出来。他考虑了好久，决定撤掉陈茂的农会主席，下掉他手里的枪。他记得下枪的时候陈茂把步枪死抱住不放。他脸涨得通红吼，“为什么不让我干了？我恨他们，我能革命！”庐方说他心里也怅然，但事情到这一步已经不可收拾，他知道工作队能把陈茂从蓑草亭子梁上解下来，却不能阻止他作为枫杨树男人的生活。庐方想在枫杨树找到更理想的农会主席。

那天凌晨下着雨，也许不是雨，只是风吹树叶声。沉草记得他在一片心造的雨声中蜷缩着，他看见自己幻变成一只黄蜂躲在罍粟的花苞里吮吮着，嘴里一股熏香，他的睡眠总是似醒非醒。鸡啼叫了第一遍以后，雨中传来了脚步声。他听见窗户被什么硬物敲击了一下，一个影子雪白冰凉地映在窗纸上。你是谁？影子不说话。沉草想披衣下床的时候听见姐姐说，“沉草，你如果是刘家的男人就去杀了陈茂。”“你说什么？”“我去摘罍粟，你去杀了陈茂。”

沉草点亮灯，窗外的姐姐已经消失了。他觉得她很异样，他想也许是梦游，姐姐经常梦游。那阵脚步声消失在雨中，她去哪里摘罍粟？沉草仿佛又睡去，他蜷缩着不知过了多久，听见东厢房那儿闹起来，有人呼号大哭。他迷迷糊糊地往东厢房跑，看见爹蹲在姐姐身边，姐姐躺在地上，白丝绒旗袍闪烁着寒光，他看见姐姐的脖颈上有几颗暗红的齿痕，还有一道项圈般的绳迹。梁上那根绳子还在微微晃动。她把自己缢死了，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缢死？沉草看见爹在掩面哭泣，爹说，“好闺女，男人都不如你。”

“她说她去摘罍粟。”沉草漫无目的地绕着姐姐尸体转，他闻见一股霉烂的罍粟气味从她张开的嘴里吐出来，她脸上表情轻松自如。沉草想要是我把那股气味吐出来，我也会变得轻松自如的。“她说她去摘罍粟，我去把陈茂杀了。”沉草说。他看见爹猛然抬起头，嘴角痛苦地咧开笑着。他想这回灾难真的临头了。爹站起来抱紧他的脖子，爹的双手搓着他的脸，“她去了，沉草你怎么办？”“怎么办？”沉草僵立着任凭爹的手在他脸上搓压，他回忆起小时候陈茂也这样搓压他的脸，以前很疼现在却没有知觉了。你怎么办？沉草摸摸腰间的枪，枪还在，已经好久没使用过它了。沉草想了想说，“那好吧，我就去把陈茂杀了。”沉草抬臂打了下垂在面前的那根绳子，朝外面走。娘从后面扑上来抱住他，喊道，“沉草你不能去，千万不能去。”爹也扑上来抱住了娘，爹说，“去吧，把陈茂杀了再回家。”娘说，“去了还能

回家吗？刘家就你一条根了。”爹说，“管不了那些了，快去吧。”娘又喊了一声，“沉草别去，你杀别人吧不能杀陈茂。”爹这时候一脚踢开了娘，爹吼着：“骚货你到现在还恋着那条狗！”沉草回头看着三人相互缠拉的场面觉得很好笑，他说，“你们到底让不让我去？”他看见娘卧在地上哭，爹的脸乌黑发青，爹推了他一把，说，“沉草，去吧。”那时枫杨树人还不知道刘家大宅发生的事。地里的人们看见刘沉草从家里出来，怕冷似地缩着肩膀。他朝人多的地方走，看见熟识的人就问，“陈茂在哪里？”人们都好奇地看着他恍恍惚惚的模样，他们说你找陈茂干什么？沉草说他们让我杀了陈茂。人们都一笑了之，以为沉草犯魔症了，谁也不相信他的话。有人头一次当沉草的面开了恶毒的玩笑，“儿子不能杀老子。”沉草对此毫无反应。他经过地里一堆又一堆的人群，最后听见蓑草亭子那里飘来一阵悠扬的唢呐声，他就朝蓑草亭子那里走。你要相信这一天命运在蓑草亭子布置了一次约会。陈茂这天早晨坐在那里吹唢呐，吹得响亮惊人，整个枫杨树都听到了那阵焦躁不安的唢呐声。陈茂看见沉草走过来了，怕冷似地缩着肩膀，他扔下唢呐说少爷你怎么大清早的出来逛了？他忽然觉得沉草的神情不对劲，沉草皱着眉头把手伸向腰间摸索着，他看见一支缠着红布的驳壳枪对准了自己。陈茂以为沉草在开玩笑，但他又知道沉草从来不与任何人开玩笑。陈茂抓挠着脸问：“沉草你想干什么？”“他们让我把你杀了。”

“你说什么？”“他们让我把你杀了。”

“别听他们的。沉草你没听说过我是你亲爹？”“听说了，我不相信。”

“要想杀我让刘老侠来，你不行。”

“我行，我早就会杀人了。”

在最后的时刻陈茂想找枪，但马上意识到他的枪已经被下掉了。“我操你姥姥的！”陈茂骂了一声，然后他把铜唢呐朝沉草头上砸过去。沉草没有躲，他僵立着扣响扳机。枪声就这样响了。沉草打了两枪，一枪朝陈茂的裤裆打，一枪打在陈茂的眼睛上。他低头看见驳壳枪在冒烟，他把枪在手中掂了一下然后扔在地上。地上滚动着一只晶莹的小小的球体，他拾起来发现那是陈茂的眼珠子，它粘糊糊地卡在两个指缝间。血已经在蓑草亭子蔓开了，沉草又找陈茂的生殖器，却找不到。他摸摸陈茂的裤裆，生殖器仍然挺立在他身上。“打不下来。”沉草咕哝着，他觉得这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沉草的嗅觉始终警醒，他闻见原野上永恒飘浮的罂粟气味倏而浓郁倏而消失殆尽了。沉草吐出一口浊气，心里有一种蓝天般透明的感觉。他看见陈茂的身体也像一棵老罂粟一样倾倒在地。他想我现在终于把那股霉烂的气味吐出来了，现在我也像姐姐一样轻松自如了。庐方说事发后你看不见凶手沉草，谁也没看见他往哪里跑。人们赶到刘家大宅，在院子里见到了刘素子的尸体，刘素子死后躺在大竹榻上，容颜不变仿佛午夜的安睡。刘素子的黑发里插着一朵鲜红的罂粟。罂粟盛开的季节早已过去，你不知道地主一家是怎样把那朵罂粟保存下来的。“刘沉草呢？”庐方问。

“死了，该死的都会死的。”老地主说。“你们上火牛岭吧，沉草去投奔姜龙了。”翠花花说。庐方带着人马上火牛岭搜寻凶手沉草。在一个山洞里他们看见了沉草的黑制服和陈茂的铜唢呐，那两件东西靠在一起让你不可思议，但找不到人影沉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庐方的人马回到枫杨树已是天黑时分，远远的就听见整个乡村处在前所未有的骚乱声中。男人女人拉着孩子在村巷里狂奔。他们看见了火，火在蓑草亭子里燃烧成一个巨大的火炬。庐方拍马过去，他目睹了枫杨树乡村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幕。他首先发现死者陈茂被人从村公所搬迁了，死者陈茂被重新吊到了蓑草亭子的木梁上，被捆绑的死者陈茂在半空里燃烧，身体呈现焦黑的颜色弯曲着，而蓑草亭子燃烧着哔剥有声，你觉得它应该倾颓了但它仍然竖立在那里。走近了你发现地上还躺着三具交缠的尸体，刘老侠、翠花花还有刘素子，他们还没烧着，惊异于那四人最后还是聚到一起来了。“刘老侠——刘老侠——刘老侠——”

庐方听见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在高亢地喊着老地主的名字。你真的无法体会刘老侠临死前

奇怪的欲望。庐方说你怎么想得到他连死人也不放过，他把陈茂的尸体吊到蓑草亭子上，临死前还把陈茂做了殉葬品。庐方说他从此原宥了死者陈茂的种种错误，从此他真正痛恨了自焚的地主刘老侠，痛恨那一代业已灭亡的地主阶级。

1950年冬天工作队长庐方奉命镇压地主的儿子刘沉草，至此，枫杨树刘家最后一个成员灭亡。

庐方走进关押沉草的刘家仓房，他看见被抓获的逃亡者坐在一只大缸里。庐方想起他到枫杨树与刘沉草重逢也就是在这只大缸边。幽暗的空空的仓房里再次响起一种折裂的声音，你听出来一部历史已经翻完掉到地上了。庐方走过去敲了敲缸说，“刘沉草，给我爬出来。”

沉草好像睡着了。庐方把头探到缸里，看见沉草闭着眼睛嘴里嚼咽着什么东西。“你在嚼什么？”沉草梦呓般地说，“罂粟。”庐方不知道沉草被绑着怎么找到了罂粟，他把沉草从缸里拉起来时才发现那是一只罂粟缸，里面盛满了陈年的粉状罂粟花面。庐方把沉草抱起来，沉草逃亡后身体像婴儿一样轻盈。沉草勾住庐方的肩膀轻轻说，“请把我放回缸里。”庐方迟疑着把他又扔进大缸。沉草闭着眼睛等待着。庐方拔枪的时候听见沉草最后说，“我要重新出世了。”庐方就在罂粟缸里击毙了刘沉草。他说枪响时他感觉到罂粟在缸里爆炸了，那真是世界上最强劲的植物气味，它像猛兽疯狂地向你扑来，那气味附在你头上身上手上，你无处躲避，直到如今，庐方还会在自己身上闻见罂粟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作家在刘氏家谱中记了最后一笔。

枫杨树最大的地主家庭在工作组长庐方的枪声中灭亡，时为公元1950年12月26日。